

# 终南山

林仑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终

南

山

李四  
是

林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终南山 / 林仑著 .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17.3

ISBN 978-7-5113-6693-1

I . ①终… II . ①林…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7 ) 第 038366 号

## 终南山

---

著 者 / 林 仑

责任编辑 / 文 蕾

责任校对 / 高晓华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23 字数 / 450 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693-1

定 价 / 46.8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推荐序

山神护佑灵花草，大树不需人栽培

### 贾平凹

记得八年前，陕西省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全省青年创作会议，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它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太白会议”之后我省文学界的又一次盛会。会议主旨是：树立新的标尺，打造文学新的品牌，着力发现培养一批潜力深厚的青年作家，在肯定创作的基础上再鞭策、再鼓励、再积极推动，以促进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这次会议有一个新特点，那就是采用“二对一，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帮扶，也就是两个作家、评论家对省上确定的有潜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深刻剖析，精心点评。林仑是我帮扶的一位，她之所以被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确定为十位青年作家之一，主要是她的长篇小说《终南山》。

她的长篇小说《终南山》，我是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读完的。林仑的小说给我的启发很大，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很多事情。她的小说整体感觉大气、浑厚，故事情节曲折复杂，思想内涵丰富多彩，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读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整个作品充满了灵气，这种作品构思巧妙，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写起来很难把握，坦率地说，我是写不来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我们民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巧妙地铸就

出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魂，使这部小说具有了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和时空穿透力。小说妙趣横生，充满了大玄机、宿命和大智慧、大才气，自然人文结合得很巧妙！

以前，陕西作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现实主义，而这次，则既有黄土派的作家和作品，又有西域派的作家和作品，还有先锋派的，林仑或许前二者都兼有。她的《终南山》，立足于现实，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四五十年代嬗变前后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状况和价值取向与追求，它将城市与农村、社会与家庭、传统道德与现代思想碰撞交织在了一起，将灵与肉、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跨度几十年的以终南山地为核心的社会风俗图，使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社会时代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用玄妙的艺术手法对物象、天象等自然征兆进行了巧妙的植入，让读者去感悟，去破解谜底，可见林仑的功底是深厚的；她的作品反映的是普通民众的传统思想和精神物质的追求，反映的是大众的现实生存状况和喜怒哀乐，因此，它是贴近人民群众的，也是大众欢迎的！

我常说一句话，前半句是“山神护佑灵花草”，你是灵花灵草自有神灵保佑着你，读林仑的《终南山》，感到作品充满了特别灵气，有很多地方常见神来之笔；我的后半句话是“大树不需人栽培”。大家都知道，大树都是自我长成的，不信你看，那深山老林里的大树，谁也没管过，不是该成材照样成材了吗？

相信文学基础比我好、天分比我大的勤奋之人，肯定能成就大事，陕西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出现的，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



## 自序

我的文学梦

林 仑

曾经有一首歌这么唱：“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追，飞过了千山和万水，一路追来头不回……”

从14岁开始，多少次梦中，我站在天之涯守望那似海市蜃楼的殿堂，不知道那是在哪里，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只是清晰地记得那座殿堂的名字叫“文学”。从此，执着的渴望与追求，在我的心中就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搞文学创作，对于我这个上学还不足十年的人来说，那本是高不可及的一件事。因为一直以来，我从没觉得自己的大脑内会蕴有文学的细胞，所以，至于在文学的道路上能否跋涉成功，我心里也没有底。但几十年来，心中不变的梦想一直在召唤着我。

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于蓝田县一个普通家庭。4岁时，父亲去世，我是饮着灞河水、听着母亲讲述三秦大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隽永的故事长大的。

蓝田是块神奇的土地，早在百万年前，先民们便劳作栖息于此，留下了举世闻名的“蓝田猿人”文化遗迹。蓝田又属古之京畿要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具有“三皇故里”“秦楚要冲”之称。这里的蓝关古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代诗人对此多有题吟，后世称它为“唐诗古道”；隋

唐时期，蓝田庙宇多达百座，香火极盛，悟真寺等冠绝一时；唐代诗人王维隐居辋川别业，吟咏山水田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宋代四吕兄弟倡导理学，定制《乡规民约》，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近代大儒牛兆濂，芸阁讲学，桃李满天下……秦楚文化的交融、玉山蓝水的灵秀之气浸润了我，使我于有意无意间走上了文学业余创作之路。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因为早早没了父亲，温顺善良、大字不识的母亲便挑起了拉扯我们兄弟姊妹7人长大成人的重任。母亲以一个没有知识但却有文化的妇道人家的灵性，饱蘸着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血脉所流淌的血液不断地指教着我们。父亲去世时，三哥已是16岁的大小伙子，那时的他也和中国广大农村青年一样，急于想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后来的招工、当兵都没有他的份儿，他便想到了搞文学创作。于是，在三哥的影响下，我也就开始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三哥和还未成名的贾平凹是朋友，他经常拿回贾平凹的稿子让我帮助誊抄，没想到，这苦差事在我这里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把贾平凹的灵气、才气一股脑地全抄进了自己的脑子里。

作家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是要吃大苦耐大劳的，太聪明的人干不成这种事。”在物质与精神贫乏的年代，我和许多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样，一边用汗水浇灌着贫瘠的黄土地，一边又追求着精神的营养。天资并不聪颖的我，由于家庭贫困，14岁便辍学在家。面对生活的清贫与无奈，岁月的阴冷与蹉跎，我不得不开始了文学人生的艰难跋涉，先后阅读了托尔斯泰、雨果、茅盾、巴金、柳青等人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当我从大量的阅读中，无意识地感到文学所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时，文学这个灵气十足、活脱可爱的小仙子，已经渐渐地使我亢奋与快乐起来，我便觉得世界上再没有第二种财富，比纯真的文学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更珍贵、高尚的了。



在贾平凹作品的影响下，起初，文学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爱好。我羡慕作家，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要成为作家。在阅读中外名著时，在誊抄贾平凹的文稿时，当精彩之处不断展现时，我心里只是想着，像这样的文字我也能写，于是就开始了写作的尝试。然而，双脚一旦踏进去，生活的大手便开始不断地塑造起我来。生活对我是种苦难，文学对我是种缘分，几十年来我痴心不改，无悔无怨，在艰难中趟过了人生的泥泞，在坎坷中踏平了命运的大道。文学创作灵感的产生对我来说，厚实的功力和肥腴的思想智慧是基础，崎岖而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美国作家海明威把文学创作比作浮在大海上的冰山，他说：“冰山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只有八分之一在水上。”

在“冰山理论”的感召下，几十年来我乐此不疲，尽管创作了《终南山》《种子的翅膀》《苏武牧羊》等5部长篇小说，出版了长篇小说《西天行》，发表了中篇小说《血做的太阳》《伏凹》《晕日》《悠悠青云屋》等，并发表了1000多篇文学作品，但我深深地感到，在文学这条道路上，要想跋涉成功，达到希望的目标，没有艰辛的付出，实在是太难太难。

难，使我养成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毅力；难，使我真正地体味到生命的壮美与甘甜。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为了文学梦，我和广大文学青年一样，痛并快乐着；为了文学梦，我正在不断地对苦乐人生进行深层次的生命感悟，对生身热土不断地进行着精神的眷恋。

文学依然神圣！岁月依然需要文学为它记录与作证！梦想依然在心，我将无悔地追求下去。



## 目 录

Contents



一、灾难冬夜 .....	001
二、烟火故事 .....	003
三、爱恨情缘 .....	006
四、善恶初现 .....	011
五、狼性人心 .....	013
六、罪恶等待 .....	017
七、阴差阳错 .....	021
八、饥饿疯狂 .....	024
九、人鬼难安 .....	027
十、清浊人间 .....	030
十一、红尘黑白 .....	033
十二、夏夜难清 .....	035
十三、情殇难泯 .....	039

十 四、终南山魂·····	042
十 五、虔诚求佛·····	044
十 六、媒婆上门·····	047
十 七、人生诡谲·····	050
十 八、命运弄潮·····	053
十 九、水花订婚·····	057
二 十、树大有神·····	060
二十一、分下有刀·····	064
二十二、艰难求学·····	066
二十三、进城一天·····	069
二十四、杂糅人生·····	073
二十五、演绎罪业·····	076
二十六、传说压心·····	079
二十七、草率婚事·····	083
二十八、乌烟瘴气·····	086
二十九、心翅飞翔·····	089
三 十、灵魂挣扎·····	095
三十一、荒唐婚姻·····	099
三十二、夏收狼烟·····	103
三十三、冬季有雪·····	106
三十四、姐妹命运·····	110
三十五、风雨人生·····	114
三十六、女人心事·····	120
三十七、变革初现·····	124
三十八、错落的爱·····	128



三十九、人心躁动·····	130
四十、古今轮回·····	136
四十一、才才失踪·····	142
四十二、神性曙光·····	144
四十三、时代潮涌·····	148
四十四、麦场夜色·····	151
四十五、翻新浪潮·····	155
四十六、风浪再起·····	163
四十七、裂变人间·····	168
四十八、儿孙各飞·····	175
四十九、残缺的梦·····	180
五十、西域情缘·····	187
五十一、诗意芦苇·····	194
五十二、父子反目·····	201
五十三、惨剧发生·····	204
五十四、浑噩生道·····	208
五十五、黑红俗烟·····	211
五十六、边陲独行·····	217
五十七、对错爱意·····	221
五十八、神魔相战·····	229
五十九、血肉感应·····	234
六十、惨烈悲剧·····	238
六十一、昏晕日子·····	245
六十二、情爱深重·····	251
六十三、宿命难离·····	254

六十四、爱神迷影·····	261
六十五、儿孙心肉·····	266
六十六、牵肠挂肚·····	272
六十七、情到深处·····	275
六十八、酸楚一幕·····	280
六十九、昔日情人·····	285
七十、人浮心躁·····	292
七十一、重回故里·····	296
七十二、善恶有报·····	300
七十三、扭曲灵魂·····	304
七十四、变味乡土·····	309
七十五、囫样生态·····	316
七十六、疲于奔命·····	321
七十七、夹缝生存·····	325
七十八、柔肠百结·····	327
七十九、七错八落·····	329
八十、月圆心缺·····	331
八十一、本性难移·····	335
八十二、尘埃落定·····	339
八十三、时势变迁·····	342
八十四、生活源泉·····	347
八十五、生死无常·····	349
八十六、魂归故土·····	354

## 一、灾难冬夜

这是一个多日来难得再听到两派人打枪的冬夜，一阵妇人撕心裂肺的哭声打破了旷野的沉静，把终南山下颜家河畔沉睡的小村庄从凄冷中惊醒了，使睡梦中的人们一下子睁圆了惊恐的眼睛。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颜蛋他大不在了！”

于是，村里的男女老少，裹着破棉袄，趿拉着不遮脚后跟的烂棉鞋，吵嚷着，拥挤着，一窝蜂似地涌向了颜家。

一间破旧的小土屋霎时挤满了破衣烂鞋的众乡邻，乱嘈嘈一片。名叫柳秋桂的主家妇人坐在炕上停尸门板的顶头，呼天抢地地哭叫着，如天塌了一般。

乡邻们同情地抹着眼泪，议论纷纷，唏嘘不断。

“家里没了顶梁柱，这一大家子，让一个女人领着这么多娃可咋过呀！”

“是啊，才四十刚出头就没了男人，秋桂这日子以后啥时能熬出头啊！”

五岁的小祖倩睡在小屋旁边油毛毡搭建的棚屋里。吵闹声把祖倩惊醒，睡眼迷蒙中，她摸黑穿着散发出棉絮腐臭气味的棉袄，却怎么也摸不着棉裤，她急得“哇”一声大哭起来。凭感觉，她感到家里出大事了。听到哭声，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祖香进来，沙哑着嗓子，摸索着给她边穿裤子边吸溜着鼻涕说：“咱大没了。”刚说完就又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大，大，我要俺大……”祖倩来不及勒裤腰带，两手提住裤子大哭着跑出了棚屋。小女的哭声惊得满屋子的人忙让开一条路。祖倩扑到炕上停尸的木门板上哭得眼冒金花。她知道，自己从此就再也见不到大了，再也不能被大驾在脖子上追云撵鸟了。越哭越伤心，娘一把将她揽在怀里，又放大了悲声。

母女的哭泣把满屋子的人感染得泪水涟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人红鼻肿眼，啜泣声仿佛要顶开破旧房屋上的屋顶。

早已成家另过的颜家大儿子颜耀祖，前脚一跨进门，就“大”的一声趴在停尸土炕边上哭起来，众人忙上前扶劝。颜家老三颜耀昭拨开人群，从屋里头冲上来，鼻孔喷着怨气，双眼瞪得滚圆，质问老大：“你干啥吃的？早些时辰做啥去咧？大临咽气时还唤你呢。”

见老三双手叉腰，两眼喷着气愤的火焰，要打人的架势，老大的蚕眉动了几下，自知理亏地嘴里嗫嚅着：“今儿轮我看饲养室哩……”

大伙忙好言相劝，说耀昭，现在不是论理的时候，安排商议老人安葬的事要紧。老三强咽下怨恨，咬紧的牙关把腮两边撑得又鼓又硬。

村民们按照乡规习俗帮助颜家办理丧事。主事的安排村人去亲戚家报丧，本家轮流和逝者的儿女们守尸，离本族血缘远一点的则送两张黄麻纸，表示对逝者的安抚，对活人的慰藉。守尸的儿女万不可离开一步，要轮换着看守。听大人说，这尸体万一被猫或老鼠之类的东西爬上身，就会出现惊尸现象，说是一旦惊尸了，死人会突然坐起来，抱住跟前的任何一个活人，直到把活人吓死，也掰不开死人的双臂……有了这种传言，谁家死了人都会精心看护，从不敢有半点马虎。

按照惯例，60岁以上的死者要在家停放过7天才能下葬，头一天倒下头，第二天就入殓。亲戚们来时，刚进村女人就要哭，一直哭到有人来扶住，进了家门再哭一小会儿，然后擦鼻抹泪，哭丧着脸向主妇问起死者生前最后几日的病情、情绪等情况。男亲戚则需跑也似的来到屋里，才放声嚎几下，就被人扶起，算是礼节。

天刚麻麻亮，门外垒起了用泥和麦秸节抹成的大炉灶。几口大铁锅，包括破桌子及掉了腿的木条凳，也由执事给借来了，过事用的碗筷一律都是从村里人家借来的。村北头的地里请风水先生看了墓穴，帮忙的人正在卖力地挖掘着墓坑。

十里八村总会出一两个专门入殓的人，于是有丧事的就带上一封点心，一瓶老白干，请人入殓。入殓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幼全都聚拢来，头上戴白孝布的是本家人，不戴孝布的是村人，即使不为帮忙，也为凑来看个热闹，寻个刺激，看死人的儿女谁哭得最凶，谁是孝子，此后在村里甚至邻村传扬。

入殓的过程，紧张有序，先是儿女在前，哭声响成一片。依次是重要亲戚、自家人，绕棺材围成一圈。将僵硬的尸体放进棺木里时，亲人们就一边大哭一边不停地掀开蒙脸纸再看死者最后一眼。祖倩个头小，夹在孝子们中间，够不着看一眼大的脸，急得扒住棺木沿哭着蹦着，姐姐祖香将祖倩抱了起来，她才扒住棺沿，看到了已安稳地躺进薄棺木里的父亲的脸。她哭呀叫呀，伸出手要去摸大的脸，却怎么用劲也够不着。人拥人挤，昏天黑地，最后棺材盖被盖上钉死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气、在世上闯荡了60多年活腾腾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人群里面再也不会会有他的气息了。人死如灯灭啊！

死人入土为安。看穴的人诡秘兮兮地对耀祖说：“你大这坟向，知道么，踩着好风水咧。他头枕终南山，脚蹬颜家河，是出人才的穴。”跟在俩人屁股后头的祖倩一听这话，抬眼向南眺望，不远处的巍巍终南山在几天前刚落了一场大雪，顶



上白雪皑皑，底部松柏蓊郁，沉静自若，像老佛祖的蹲守，长年累月，千千万万年底护着脚下一代又一代的弟子。祖倩又回头北眺，离大的坟不足五十米的地方就是日夜不停流动着的颜家河，这条河流从终南山里穿出，一路拐来弯去，躲过了几个村庄，从野地里过来，一头就扎进了颜家河村，将村子劈成两半儿。一半是牟姓人家，仅六户，住在河的北面，地势比河南岸的颜姓居住地要高出一些，形成了牟姓人家和颜姓人家隔河对峙的局面。沿河岸一溜儿是杨树、柳树，河沿上长满了野枸杞和狗牙刺，饥荒年月，这些野菜也救活了不少人的性命。

埋葬了家里的主事人，柳秋桂已精疲力尽，看着围在身边的两个小女子，两个小儿子，她忧虑不安起来。是啊，老大已不用发愁，他大在世时给早早娶了妻，并生了子，早已分房另住，过自家的小日子去了。老二辉辉呢，不久前才被公家招了工，为了不耽误工作，这回丧事也没给捎信儿去。柳秋桂想，不叫娃回来是对的，娃才招工走了不到一个月，把娃惊动回来，送送他大能咋。可眼下，家里还有这四个没长大的孩子，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呢？正想着，小女祖倩一声“妈”打断了她的思绪。祖倩觉得才几天时间，母亲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老了好多。四十才搭沿的妇人早早就守了寡，柳秋桂能不比实际年龄老吗。

## 丨 二、烟火故事 丨

刚死了人的这个村叫颜家河村，共分为三个生产队。一队住户靠河边，也囊括了牟姓几户人家，于是，人们常顺口叫河沿子谁谁家；二队就住在一小庙的跟前，人们随口就说小庙人家谁谁谁；在西边地势略高的住着三队的人家，叫上场塄。

小庙就建在颜家河村畔，颜家河就是长年累月永不停歇地从小庙的屋山墙边冲刷而过的，不管是冰封雪冻了河面，还是夏天暴雨袭来发洪水，水一直涨到小庙的半腰间，但小庙毫发无损，依旧青石板的根基，灰青石的墙，永远巍然凛然的样子。这小庙仅 20 平方米，是何年何月啥朝代供哪路神仙坐镇都无从考查，这小庙跟着历史来回变脸，黑了红了，红了黑了。

从不远处隐隐传来了零星枪声，在冬夜里比女人的悲凄哭声还森然。祖倩枕在母亲盘起来的双腿上，迷迷糊糊想入睡，突然被枪声惊醒过来，她睁开了双眼。屋里没点灯，在只糊着一层旧报纸用来遮寒风的窗户上透进来的微亮中，她坐起来，偎在母亲的下巴底下，问：“妈，这是哪一派打的枪？”住在屋北油毡棚屋的

老四颜耀禄听到枪声吓得一哆嗦，忙摸黑起来，进了这边小黑屋。他裹了裹旧黑袄，把黑爪子似的五指并拢，平着掌在鼻子上从上往下一抹，吸溜了一声，压低声说：“小娃，甬问闲话。”然后站在炕脚地对母亲颤着声说：“妈，这又是谁跟谁对上火了。不得了，又要出人命咧！”

四哥抖索着尽量压低的话音，更恐惧地灌进了脑鼓。黑暗中，祖倩大睁的双眼不敢移开妈的脸半点。

果不然，在西邻村的野地里躺着一具中了枪的男尸，有好心人不忍让死去的人还晾在野外，就扯了一张烂席片子盖在了尸体上头。

约莫到了半夜时分，天上悄悄飘起了雪花。老三耀昭从低矮的后墙“咚”一声跳进了院子，“妈，妈”地小声唤着叫开后门。柳秋桂摸索着拉门关子，老三卷着一股冷气进来，回身关了门。

“妈，人家叫我和‘黑旋风’看守关押在庙里的老教师白哲峰，我看把人都快冻死了，就偷偷把人给放咧。”耀昭快言快语，“啥么，老老实实一个人，没犯啥错误，咋就把人关了？这些熊都是胡闹哩。”

“娃，”柳秋桂声沉语重地对三儿说，“咱哪一派都不要参加。当年你大在运动中见人人都胡说哩，站起来，背着手走了。后来啥也不参加，谁都怪不上他，还安稳些。”

黑暗中，祖倩的双眼睁得溜圆，她还不知道社会上正在闹什么斗争，却时常见村里老人哄娃时说：“还敢哭，××派来了。”懵懵懂懂的她瞅着房屋顶上的几处烂洞，像星星嵌在头上一样发晕。她想，人为啥要斗来斗去？

“快睡去。”母亲催促三哥的声音使祖倩把目光投向黑桩桩一样站立在炕脚地上的人。耀昭呼呼喘着粗气，鼻孔呼呼地响。

“没你大了，咱省些事。”柳秋桂的声音被寒夜过滤得愈显凄怜，“你那倔脾气往后要改哩。”

“妈，你放心，我知道。”耀昭已是16岁的大小伙子了，他一挺胸脯，觉得自己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我的事，我能掌握得住。”

柳秋桂见儿子已大了，明显地有了主张，也有了孝心，她拉三儿坐在炕沿上说：“你大一辈子火爆脾气，可人正直。娶妈的时候，豌豆花儿开得红堂堂一片。把我娶进门，我连你大是啥模样都没看清，人家就走咧，上商洛你爷爷原先干事儿的那儿去了。你大那时已是二十八九的大男人，妈才是十一二岁个娃么。”

老土屋散发着年代久远的朽木气息和天长日久烟熏火燎的柴草油烟味，一个





土炕连着灶火锅台，连灶炕的余热持续的时间长。贫穷使这一带人祖祖辈辈沿着盘连锅台土炕的习惯。炕肚是空的，做饭烧锅连炕也热腾腾的了，在炕和锅台之间仅用一尺高的矮土墙相隔，本地人叫这为鏊栏。听到母亲讲过去，祖倩摸索着坐起身子，背靠鏊栏，母亲的述说像河水一样淌进她的心田。

柳秋桂说：“你大一走就是六七年。后来，你大给我说，你爷在商洛一家药材收购站当账房先生，他从小跟着你爷给人家装货、收货。在你大13岁那年，你爷得了病没治好，没人咧。你大虽然还是个毛头娃，可一看主家给你爷的棺材是又薄又脆的杨木做的，你大不答应了，说，不换好棺材不准入殓。主家没法，又重新给你爷换了一付柏木好棺材。你大就吆喝着驴车翻山越岭把你爷的尸骨拉运回来，埋在了咱家坟地里。”柳秋桂深叹了一口气，继续说，“咱屋你婆，是个有本事的人。她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你爷不在那年，你婆比妈现在这年龄还小。本门子自家人就想把你婆踢腾地卖了。那个时候，门中自家人卖寡妇是常事。跟那边说好，银元一交，半夜来人麻袋提上，把人往里一装，掙上就走了。你婆闻到风声不对，把头上的发纂纂子散开，一路疯似的跑回娘家，发动了本家一大群人来闹。想卖寡妇的人被这阵势吓住了，以后再也不敢再提这事了，你婆才逃过被人倒卖的难……”

柳秋桂的讲述像秋天的风扫过耀昭、祖倩兄妹的心原，他们的脑子里不住地闪现着母亲述说的画面，寒冬夜里更显清晰，愈加令成长期的两人心旌摇荡。

“你婆还跟我说过她大的事。”柳秋桂长长吁出一口气，继续说，“人的寿命都是个定数，你大今冬就怪，成天想发脾气，成天想骂人，动不动说，熬不过这个冬……就说你婆她大老的那年，人放在门扇上都停尸两天了，正准备入殓呢。入殓前，女子都要围住尸体哭一阵子，这是习俗。你婆和她姐就坐在她大头前两边，哭的时间长了，人也困乏了，你婆无意间用帕子擦眼泪之际，突然发现他大脸上的蒙脸纸忽上忽下地动弹，你婆先是一愣，以为是这两天操劳过度，眼花了。可细瞧，是真的。你婆还怕满屋满院的人发觉了，就一手装作捂住脸哭，一手伸过去戳戳她姐的大腿，小声说：‘姐，姐，咱大的蒙脸纸动弹哩。’‘你胡说啥呢。’你婆她姐不相信，打掉了你婆的手，责怪你婆哩。‘姐，是真的，你睁眼看看嘛。’你婆顾不上捂脸了。你婆她姐抹干泪水仔细一瞧，‘妈呀’一声溜下炕，跑出了院子。满屋的人惊了一样往外跑，都以为是惊尸了。其实谁也没见过惊尸，但凡遇到丧事，人人心里都提防着惊尸事的发生。人们这时一听喊叫，都一窝蜂似的往外涌。到了院子，慌乱之中，主事说你婆她妈：‘她妈，他（死者）跟你过了一辈子，就是惊尸了，他能把你咋？’你婆她妈就壮着胆慢慢走进屋来，悄悄上了炕。